



丹麦国会答辩 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丹麦国会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举办了题为“共产中国的司法状况”答辩会。这是由丹麦资深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丹麦人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索伦·艾斯普森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严重人权问题的现状,向丹麦外交大臣提出质询的答辩会。

丹麦外交大臣及八个党派的外交政策事务发言人参加了答辩会,并就此一议题发表各自见解。二月十六日,丹麦一百多位国会议员就此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艾斯普森在质询中指出:“关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实,正如外交大臣说的,我们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国际大赦的资料,在中国有五百万囚犯被关押劳改,政治良心犯、牧师、律师、法轮功信仰者、基督徒、西藏人,持不同政见者被关押在一千四百个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里。更有甚者,许多集中营注册成了经营公司,他们有最容易管理和最廉价的劳力。那里还在进行着活摘器官的罪行,无论什么类型的器官,无论什么血型,他们都能够供应,并从中谋取暴利。”

艾斯普森说:中国是共产独裁政权,对西藏人民、法轮功这样的群体仍在迫害,那是一个恐怖的政权。

众多丹麦民众呼吁制止强摘器官,有八千多丹麦民众以及多位国会议员在请愿书上签名。截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一个半月内,欧洲三十六个国家,十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一位民众签署了请愿书。◇



法轮功参加温哥华健康展

【明慧网】加拿大温哥华第二十一届健康展于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七日连续三天在温哥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大批民众。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设立一个展位,每天都有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演示,许多观众驻足观看,并有人现场学炼动作,不少人纷纷留下联系方式,有意参加即将举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还有华人为母亲报名参加学功班。◇

我们村里人的福气



【明慧网】我住在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附近方圆好几里的人们都知道我炼法轮功。我的邻居、十里八村的人因为听了他们讲大法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疑难病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健康。法轮大法给我们的村里人带来了福气。

◎ 敬心诚念大法好白血病痊愈

我村有一个人,在六年前,患了

绝症白血病(俗称血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她,看到她全身臃肿,脸色发紫,肿得象个紫色的西瓜。我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会死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又问了一句。她告诉我说:她得了白血病。我说:“干么不去治疗?”她说:“每月几千元的医药费,不见好转。”我看得出她非常痛苦,毕竟才四十出头,死了当然不甘心。我就给她讲真相,还送给几本真相小册子,让她知道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并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又让她看宝书《转法轮》和经文《精进要旨》等,还教她炼功。这期间,她天天都在变:肿消了,脸色慢慢由紫色变红。两个月后,她到医院一查,全好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

◎ 青年患脑癌、胸癌 不药而愈

真正的谎言

公安部门:你就说你练法轮功

2000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导“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被杀的老年人以捡破烂为生,其女儿在海城游手好闲,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在晚上将其母杀死。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其女儿出主意:“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魏家村老百姓都知道她不是炼法轮功的。◇

村里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感到脑袋发胀,心里发闷,去几个大医院一查,说是脑癌、胸癌。他心情烦躁不安,每天在路上来回跑着。我知道后,给他讲真相,送小册子。他说不识字。我就送他护身符,教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母亲也督促他要多念:你看某某,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不到三个月,他也全好了,现在上广东打工好几年了。◇ 文/湖南大法弟子 龙莲

女教师张洁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我叫张洁，五十九周岁，工作单位：西安市劳动技术学校教师。

二零零一年四月，我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西安市凤城南路5号）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劳教所里，因为我不愿在劳教人员一栏签字，被三队大队长恶警王凡在办公室里当着其他警察的面，猛抽我的耳光，她手上带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渗出血来。她打累了，叫办公室的三个警察魏小会、仁海珍、杨小娟掰开我的手，强按了手印。我不承认是劳教人员，不参与点名，被王凡拳打脚踢。王凡还用尖皮鞋踢另一位六十多岁王玉华，并将她的手拧在背后，用膝盖跪在她身上乱打。

因为我晚上炼功，三队警察将我脚尖踏着吊铐在铁窗上，四天四夜，脚肿得老大，手铐嵌进肉里，窗外的雪雨刮在脸上、手上，两手被冻得又红又肿。晚上，有值班的劳教人员看不下去，悄悄拿来一件棉背心将我的手包住，被值班警察发现后，谩骂着拿走。为了不让我炼功，一天晚上，三队恶警皇甫拿来“约束服”，叫三个大个子劳教人员把“约束服”强行给我穿上。（“约束服”是一种残酷的刑具，用白色包装袋制作的由后面系带子的长袖衣服，受害人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三队恶警见我不“转化”，叫来几个劳教人员，给我读诽谤诬蔑大法的书，我不听，她们就动手打。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天晚上十二

点钟，恶警王凡悄悄来监舍，发现我在床上打坐炼功，就叫我去办公室。我来到办公室门口，她拿出警棍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对她讲：“你不要打人，这对你不好。”她说：“我不怕报应。”她见我用手挡着警棍，便取来手铐将我铐在铁门上。她对我一阵暴打。此时，我身冒冷汗、内衣湿了，只感到头晕、恶心想吐，几乎昏迷。第二天，我的腰部、大腿全是紫黑色的瘀血（事后值班劳教人员告诉我，我被打了八十一警棍。）

为了此事，被关押三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晚上，我们被拉到劳教所医务室强行灌食。医务室里十几个手持警棍的男、女恶警们，要我们把被灌食的法轮功学员的手、脚、头按在床板上，身上再坐上去两个人，我们不从，便遭到恶警们的警棍、脚尖、耳光、谩骂等。我被恶警魏小会抓住头发、打着耳光拉到孙运城的头前。我们被轮番灌完食后，又遭殴打。大法弟子李凤英被女恶警扒下鞋袜、站在彻骨的水泥地上、扒下裤子挨警棍，被折磨得昏迷过去。事后，我又被吊铐在警察办公室的铁窗上四天四夜。在劳教所宣布关我禁闭三个月，延长劳教两个月。

随后，我被单独关在一房间里三个月时间，一个劳教人员看守，除上厕所外，平时被反锁在房间里。

二零零二年四月，法轮功学员李翠芳因拒绝观看造谣电视，被赵晓阳领着刘红一帮恶警拉出去暴打，被打得大小便失禁，休克过去。因为我拒



中共的酷刑：吊拷

绝“转化”，被带过四天四夜的背铐，双手被放在背后铐在铁床上，既不能站直又不能蹲下；我坚持炼功，多次被穿所谓的“约束服”、不许睡觉、面壁罚站；有时是长时间被穿着“约束服”睡觉。

法轮功学员徐明霞白天晚上铐在楼梯上共四十天。蔡苏萍等几个月时间没沾过床铺，每天晚上三点钟才能坐在小凳子上，早上六点半又被逼起来面壁罚站；周亚婷因不“转化”，



酷刑演示：背拷

恶警不许家人接见，没有卫生纸用，又不许其他人接济。

许多法轮功学员因拒绝“转化”遭受了诸多非人的折磨，罄竹难书！据传闻，劳教所的警察“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有巨额奖金，如果哪个写过“转化书”的学员想反悔，警察中谁也不愿意退回奖金，便会招来“包夹”再次变本加厉的折磨。晚上，我经常听到监舍楼道里电棍的放电声，对面南楼传来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凄厉地惨叫声。

二零零二年八月，劳教所所长张卓青去北京领回了八十万元迫害法轮功“有功”的赏金，并且在劳教所中大肆宣传。◇

陕西勉县水利局原邪党书记高万全遭恶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多政府人员、官员、警察，在中共的驱使下，迫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者很多都遭到恶报，在天灭中共之时，做了中共邪魔的陪葬品。把这些遭恶报的案例曝光出来，是希望还活着的迫害者不要再稀里糊涂下去了，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吧。

勉县水利局原党委书记高万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极力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万全经常骚扰本单位法轮功学员，向勉县公安局政保科（610）告密。用“末位待岗”、办洗脑班、不给正常上调工资等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零年，为了逼迫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大搞株连，连续一周每天威胁大法弟子所在单位领

导及大法弟子的亲属。二零零零年夏天，高万全以有人告密为由，领着政保科七、八个恶警闯到法轮功学员家抢劫、绑架，连续两天非法审讯。

高如此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临退休也没有达到升迁的目的，因此愤愤不平。二零一二年，高万全患上骨癌，只能通过化疗延缓症状，并有截肢可能。痛苦将伴随他的余生。◇